



实力畅销女王 **夏日紫**
首创清新之作！

书写苦恋情愫
唤醒你情窦初开的向日葵花海

触动人心的初恋苦涩 遍体鳞伤的坚守与执着
悲伤无尽地扩散、膨胀，难以抑制……
付出多少努力，才能换来你内心角落的一个位置？

晴风 不过岛

SUMMER
PURPLE

夏日紫 / 著

仇恨的终点是毁灭，幸福的终点是微笑，你的终点不知道在哪里，而我的终点却始终是你。

晴风 不过岛

夏日紫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晴风不过岛 / 夏日紫著. — 长沙 :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562-0204-1

I. ①晴… II. ①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0489号

晴风不过岛

策划编辑: 李 芳

责任编辑: 唐 龙

质量总监: 郑 瑾

特约编辑: 梁 洁

统筹编辑: 李 薇 杨 樱

装帧设计: 杨 洁

出版人: 胡 坚

出版发行: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社址: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89号

邮编: 410016

电话: 0731-82196340 (销售部)

82196313 (总编室)

传真: 0731-82199308 (销售部)

82196330 (综合管理部)

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印张: 8

开本: 880 mm×1230 mm 1/32

版次: 2014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731-82196362

目 录

CONTENTS

1	浪潮	001
2	花巷	008
3	雨天	023
4	花香	041
5	流星	057
6	传奇	075
7	骑士	
8	听海	090
9	偷吻	109
10	魔鬼	127
11	吐露	148
		161
12	噩梦	183
13	转折	207
14	错过	223
15	终点	230

1/ 浪潮

这世界上有一种最美妙又最无法形容的情感，叫情窦初开。

向天晴第一次来我家的时候，正是盛夏里最炎热的那几天。

这个季节的小岛除了拥有无比充沛的阳光外，还处处飘散着淡淡的栀子花香，阿婆们会把漂亮的贝壳穿起来挂在自家的窗户上。海风吹过小岛的时候，叮咚作响的音符汇成一篇美妙的乐章，穿过铺满鹅卵石的幽静小巷，扬起一地早谢的白色花瓣。

那天的我正骑着五十块淘来的二手脚踏车，带着从徐子深店里新买的酱油有气无力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持续了三天的高温让人像蒸桑拿过度一样，软绵绵昏沉沉的。好不容易蹬上坡顶，正要滑下坡时，一个人影仿佛从天而降般，突然出现在巷子中央。

“喂！让开！快让开！！”我着急地大喊，可人影却像没有听见似的依然蹲在原地。

只能容得下两个瘦子并肩而行的狭小巷子，根本没有多余的空间让我通过。眼看着就要撞上了，我不得不紧急刹车。

“砰！砰！”谁知，年久失修的车闸竟在这个时候给我开了个玩笑。在我用力捏闸的瞬间，前后闸线竟同时绷断！要不要RP（人品）这么低啊？

“啊——”我一时没了主意，尖叫着直冲上去。

轮子行进的轨迹却在即将击中目标前因一颗石子豁然歪斜，然后我就看见倾斜的天空，倾斜的巷子，倾斜的一个人……倾斜的地面。哐唧一声，在空中表演完毕的我和脚踏车齐齐落在地上。

惊险的特技表演，完美落幕。

“你这人是聋的还是瞎的啊？！怎么都不知道让开？你……”坐在地上的我抬头就准备开骂，却在视线和他相对后，忘记了要说的话。

落日正停在他身后，霞光勾勒出他的模样，一瞬间，我感到有股沁凉的海浪从他的方向汹涌而来。

他站在那里，怀里抱着一只纯白色有些像狐狸的小狗，看着我的眼神沉静中带着飘渺。干净的脸就像《暮光之城》里描写的男主角爱德华一样，轮廓分明中又带着些许苍白，但这反而让他显得有些贵族的气质。

或许是因为自己还坐在地上的关系，他的身型在我眼前显得非常高。我不明白自己满腔的怒火为什么瞬间熄灭了，只知道当他看向我时，我竟然像石雕般一动也不能动。

我们就这样大概对视了几分钟，不，也许更短。当我以为他会伸手将我拉起来，或者至少会对我说声“对不起”的时候，他却一个转身，漠然地走开了。

那股奇特的潮汐还未沾湿我的脚便在刹那间退去，跟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暮色正浓的巷尾。

长吁一口气，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又重新恢复了跳动般，怦怦地在

胸腔里乱鼓噪。

真奇怪，我刚刚在干吗啊！拍拍屁股从地上站起来，拾起依然健在的酱油瓶，扶起脱链的脚踏车，一瘸一拐地继续前进。

他一定是个外来人。

岛上每到这个季节就会有成千上万的游客来欣赏梔子花和赶海，这几个月的旅游收入，基本上就足够岛上人家维持一年的生活。岛上大部分的房子都是三层洋楼的形式，在旅游旺季的时候，最好的房间会出租给游客。我们家也是如此。

也许是经济不景气，也许是游客厌烦了岛上平淡的风景，今年夏天我们家还没有招揽到一个游客。我真担心，如果在这个夏天结束时还没有客人，我和小爱下学期的学费就会出现危机了。妈一定又会像以前那样，让小爱去学校，而我则因为学费紧缺要被迫留在家里自学。一想到这个，我就特怨恨老天爷，为什么让我比小爱早出生两分钟？！就因为这两分钟，害我成了那死丫头的姐姐，害我在每次面对选择时都要发扬做姐姐的无私奉献精神，把机会让给她。

唉……我的人生早已经摆满了这样的“杯具”。

“妈！我回来啦！”将脚踏车停靠在外墙上，眼角的余光无意中瞥到鞋架上的两双男鞋。心中顿时大喜，换上拖鞋就冲进屋去，快要迈进大厅时却撞上了小爱。

这丫头今天的打扮真奇怪。

整齐的马尾梳得一丝不苟，连一根多余的杂毛都看不见，她涂了胶水吗？还有，她竟然穿上了那条带有粉色蝴蝶的印花裙子？她不是说要留到考上大学的那一天才穿吗？下午我离开家前，她还不是这样一身装束。

“家里来客人了吗？”我压低音量悄悄问小爱，并把酱油瓶递给她，好奇地要进去看看。

“妈让我们先上楼把房间腾出来。”小爱挡住我。

“真的来客人啦？几个人？要住多久？”我急切地问，恨不得推开小爱去客厅自己看个究竟。这些问题可关系到我的切身利益。

“现在是两个，可能只有一个人会住下。妈让你搬到阁楼去。”我就知道无论家里来多少客人，那个会住阁楼的倒霉蛋就只有我。

“小真，你回来啦？”妈突然在客厅里叫我。

我就势把酱油瓶从小爱手里抢回来，绕过她迅速跑进客厅。

“妈，你要的……”“酱油”两字突然卡在了喉咙里。

是他？怎么会这么巧？不会这么巧吧？

“这是我的姐姐，关可真。”小爱像只蝴蝶般轻盈地从我身后飞出，亲热地搂着我的肩膀向那个他介绍。

正低头抚摸怀里小狗的他懒懒地抬起好看的眼眸，嘴角微微上扬起一个弧度，有种轻蔑不屑的意味，好像我还没有他怀里的那只狗有看点。

我杀气腾腾地瞪了他一眼，他竟放肆地将我从头到脚扫描了遍。

我的目光也跟随他开始打量起自己。

一件抹布色的宽大T恤（记得去年我买它的时候可是雪白色），一条只有婆姨年纪的人才会穿的花裤衩（隔壁阿婆用她做裤子剩下的布料做给我的家居服），一双人字拖（那是为了方便和徐子深去海边打工时的专用装备）……如果再把齐耳短发烫成老妈那样的花卷卷，我此时的样子绝对就是一年轻版的包租婆，而身旁一身淑女装扮的小爱，让我更显得乡霸。去！我怎么能用“乡霸”这个词来形容自己？！我是没有生长在大都市，我是土得掉渣，我是乡下人，但我绝不是“霸”！最讨厌从那些游客口中听到这个充满鄙夷意味的外来词。

“小真也长这么大了啊。”一位大叔从沙发上站起来熟稔地叫我，可我却对他陌生得很，除了他那一看就知道是外来人的标志性的“地方支援中央”发型。

为了勾起我的回忆，老妈继续介绍说这位向叔叔是我老爸的朋友，在A市住。那个他是向叔叔的儿子，叫向天晴。说真的，从长相看他们可真不像父子。老妈还提起，我和小爱5岁时曾去A市住过一个月，当时就是住在这位向叔叔的家里。

对于老妈的介绍，我只能装作已经回想起来，不住地傻笑点头。

事实上，别说5岁时见过这位大叔，就连老爸的样子我都开始有些模糊了。12岁那年还在A市工作的老爸遭遇车祸意外去世，从那以后老妈就把老爸的照片全锁起来。老妈说，要我们把老爸埋在心里继续好好生活，不要总看照片睹物思人整日悲伤难过。

我特佩服老妈的坚强和乐观，老爸去世后，她就一个人支撑起整个家。其实老爸家在A市还是挺有背景的，小时候去奶奶家时就超羡慕那栋像宫殿般的大房子。可不知道为什么，奶奶一点也不喜欢我和小爱。直到老爸去世的那一年，我们也只见过她三次而已。她给我的印象总是一副高高在上、冷冰冰的样子。所以当老爸离开后，我们也没能从她那里得到一分一毫的帮助。不过，这样也好，至少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一家人的平静生活。

“天晴，去打个招呼吧。”向叔叔提醒道。

“……我是向天晴。”他走近我，审视我几秒后才伸出右手。

这是怎样的一种独特嗓音——像溪水流淌过光滑的石头，身体里所有的污浊都被冲刷干净；这是怎样的一双完美手掌——修长的手指骨节分明，如玉的肌肤下青色的血管清晰可见；这又是怎样的一双深邃眸子——那罩着薄薄雾气的棕色眼睛看着你时，周围的声音仿佛瞬间都静止了。

“酱油。”我的心跳没来由的一阵加速，匆忙将酱油瓶塞到向天晴的手里，掉头就咚咚咚跑上楼。

就算老妈在背后数落我没有礼貌也好，就算小爱在一旁添油加醋地说我经常神经大条也好，我打死也不会让自己满是污渍又粗糙的手去握住他的手，打死也不会那样做！！

看着镜子中因不明原因而涨红的脸，我觉得自己挺怪的。在海边看见一群光屁股的男孩子游泳时，我都不曾这样。

晚饭结束后，我就把属于自己的卧室腾出来让给向天晴。

躺在阁楼小床上的我，思绪又不由自主地绕到了他身上。

刚刚在餐桌上，老妈宣布说，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向天晴都会住在这里。我当时怔得忘记了放在嘴边的汤勺，结果一勺汤就毫不留情地在我新换的连衣裙上留下一道嘲笑痕迹。这可是我最喜欢的一条连衣裙。

咬着拇指盖看着天花板上的光影，想不通像向天晴这样的城里人为什么会在这里住上一年？而且送他来的向叔叔天一亮就要匆忙离开小岛。我突然觉得，向天晴像被遗弃在这里似的……去！去！去！什么遗弃，能够住在这里是他的福气好不好！小岛这么美丽的人间仙境，不是谁想在这里住都可以的！

翻了个身将床头灯关上。

黑暗如轻薄的纱帐迅速覆盖了整个阁楼。

现在，就在我床下只有一个墙板距离的地方，住着一个叫向天晴的陌生人。

这意味着，我再也不用担心学费的问题，也同时意味着自己要和这个陌生人在同一个屋檐下呼吸一年，十二个月，三百六十五天。

窗外的满月纯净清透，一条闪闪烁烁的繁星带让郁蓝色的夜空变得更加灵动。

晚风沁凉，世界很静，静到几乎可以听见露水从叶尖摔落下去的声音。隐约，远处传来风铃的声音，只有几声便又重归寂静。

蝙蝠的黑影在窗外一闪而过，这样的夏天就要因为向天晴的到来而变得不同了吗？

我多希望它不要改变。

2/花巷

夏天的雪糕也会爱上冬天的火锅，这世上有太多无法预料的事情，就像我遇见了你。

小岛的清晨也是宁静的。如果没有学业或是打工之类必须要起床的理由，你可以肆无忌惮地一直睡到太阳下山。但这些对我来说，只是个美好的憧憬而已。

“关可真——！关可真——！！真！！真！！真……”

这不，催命鬼又来索命了！

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推开阁楼上的唯一一扇窗户，抓起一个风螺朝楼下的催命鬼砸去。

一看我转移阵地到阁楼，徐子深立马明白我家住进客人的事情。为了不打扰到游客，徐子深识相地噤声，用缓慢的、近乎夸张的无声唇语对我说：我在楼下等你，快下来！

剗了徐子深一眼，迅速收拾完床铺后来到二楼楼梯旁的开放式卫生间洗漱。妈正在一楼的厨房里忙着给我们大家做早点，她扯着嗓子

问我要几个荷包蛋，我从水中抬起头准备回答三个的时候，视线却撞上了向天晴。

我们两个人同时愣了一下。

也许是刚刚睡醒，大脑还没能完全正常工作，我动也不动地保持着一个姿势歪着头面对向天晴。

水滴从我的睫毛、鼻尖还有脸颊上滴落下去，周遭静得仿佛能听见水滴坠落的声音。

他在这里干什么？偷窥我洗脸？

向天晴也没有静止太久，他的手伸过来，我条件反射般地向后一跳，他哼了声，在洗漱台上留下一枚粉红色的草莓发夹后就走下楼。

像被解穴了般，扭回脖子弯腰捧起一捧清水。哗啦……！我的脸，我的指尖，我的发尾全被这枚发夹溅出了晶莹剔透的光芒。

草莓发夹是老爸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我只在生日那天戴过一次，老爸去世以后就再也没戴过。不是我不喜欢，而是找不到它了。我曾怀疑是小爱把它偷走，也怀疑过是哪个顽皮的小子趁我上课打盹时把发夹偷走，但现在它却是由一个陌生人转交给自己。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昨晚住在我卧室里的向天晴发现了它。

丁零零——楼下不耐烦的车铃声是徐子深的催促。

随便啃了两口馒头，将荷包蛋和午餐放进饭盒里后就冲出门，刚跨上车就摔了一跤。

徐子深见我摔倒，立马将他的脚踏车放一边，几大步跑过来。

“你这破车也该换了吧，这个月都罢工多少次了？”徐子深一边絮絮叨叨地说着，一边挽起袖子蹲下去替我修着脚踏车。昨天在巷子里摔倒后，脱链的脚踏车一直忘了修理。

不知道你有没有修过脱落的车链？你的手指要在狭小又局限的地方把满是油污的链子挂到轴上，有时候你挂上了前轴，链子又在后轴

卡住；有时候挂上了后轴，前轴的链子又脱落了。徐子深弄了半天都没修好。

“喂，你快点行不行啊。”这次换我催他。

“嫌慢的话，你自己来啊！”徐子深拿起满是油污的黑链子递到我面前，我一个转身看向他处，装作没听见。

“别太担心，天晴是个好孩子，他会很快适应这里的。”房门打开，妈正送向叔叔出来。他们在院门那里又谈了一阵，之后向天晴就送向叔叔走了。

父子俩没走出多远就停下来，向叔叔从行李箱里拿出一件东西交给向天晴，又把自己头上的那顶贝雷帽扣在向天晴的头上，拍了拍向天晴的肩膀后独自走向码头的方向。向天晴站在原地目送他父亲的背影直到消失在拐角处。

送别的过程似乎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正准备收回目光的时候却看到转身后的向天晴摘下贝雷帽，将它毫不留情地丢弃在巷子旁的垃圾桶里。

这个细节更勾起了我对向天晴的好奇心。表面上冷漠的他，内心却如此的叛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向叔叔把他流放到小岛上呢？一想到他被丢弃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小岛上，我竟然对他萌生了一种同情的情绪。

“搞定！”这时候，徐子深修好了脚踏车。

跨上车和徐子深在巷子里一前一后地前进。当我的脚踏车就要从向天晴身边经过时，他突然横跨一步堵在我面前。我差一点又撞上他。

“你家能上网吗？”

向天晴举着手里的笔记本问我，这东西应该就是向叔叔刚才交给他的。

我摇摇头。

向天晴哼了下，他似乎特喜欢发出这种让人超级不爽的哼哼声。

“从前面一条巷子穿过去有观光电车，第六站下车，那里有间网吧。但……”

“谢啦。”向天晴打断我的话，丢下一句话就走掉了。

但，你最好别去那里。本想这样警告他的，可向天晴没有给我机会。

岛上唯一的一间网吧，就像个毒瘤一样盘踞在小岛的最南边。一些不学无术或者从外面惹事后躲藏在小岛的人都会聚集在那里。经常会听见有游客在网吧被抢劫勒索或是遭偷窃殴打的事发生。

为什么就不能听我把话说完呢？整天摆着一副死人脸，多浪费上帝的佳作啊。他要是能对人稍微温和点那该有多完美？看他走路的时候，似乎特别喜欢把双手插在口袋里，难道向天晴是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吗？

“关可真，你看什么呢！”骑在前面的徐子深回头喊了我一声，我立刻断开吸附在向天晴背影上的目光，重新骑上脚踏车追上去。

徐子深用一种古怪的眼神打量我，在我即将不耐烦之前，他提出用十块钱打赌，看看谁能先骑到海边。我悻悻然表示同意。

飞蹬着脚踏车，超过枝头悦耳的鸟鸣，郁郁葱葱的梧桐，斑驳的光影，还有三两只从梔子花上飞走的蝴蝶，就像身后长出了翅膀一样追逐着风的裙摆。

向天晴刚刚对我说“谢啦”的时候，表情是柔和的吧？

眼前的一切突然披上了银白色，仿佛我在刹那间闯进了一幅冰雪覆盖的风景画中。车轮压在厚厚的积雪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向天晴就像一个踽踽独行的怪人，无论是他个性的发型，左耳上的黑色耳钉，刷得雪白的球鞋，一道皱折都没有的裤子，小巧的笔记

本电脑，还是他像冬天一样的性格……一切都和四季如春的小岛显得格格不入。

但正是这样突如其来的冬天，让习惯了温暖的我涌起一阵莫名的期待与兴奋。

“我赢啦——！！”徐子深得意的呐喊声将我漂浮的思绪从画卷中拉扯回来。

细软的白色沙滩，蔚蓝如天使眼睛般的大海，异国风情的棕榈树……几乎每个来小岛的游客都是冲着眼前这醉人的景色。曾经有岛外的开发商想把沙滩改造成私人浴场之类的地方，但遭到全岛人的强烈反对。小岛的资源属于岛上每一个人，大家不允许有人独自霸占，也不允许有任何人把它改造得面目全非。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浪费掉这样的财富。

岛上的居民会在沙滩上搭建自己的小棚子，卖些自己加工制作出的纪念品；也会在沙滩上弄个换衣间、冷饮店或是收费的移动厕所之类；还可以将遮阳伞插在沙滩上出租给游客……因为这些行为都是非组织性的，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竞争就不可避免了。

我和徐子深每年暑假都会做的事情，就是用遮阳伞在沙滩上圈地。狭长的沙滩带上哪里的海风更凉爽，哪里的沙子更柔软，哪里的海水更澄澈，我们就会把遮阳伞插在那里的沙滩上。在圈地这方面，徐子深可是经验丰富的高手。

“阿真！深仔！我在这里！！”一早就等在老地方的阿秀看到我们后急忙招手。

“你们俩今天怎么这么晚啊？再不来，好地方都快被黑子抢占光了！”阿秀抱怨着将一大捆遮阳伞交给我们后就匆忙离开。

阿秀家在沙滩上有一家冷饮店，基本上都是阿秀一个人打理。我和徐子深的遮阳伞每晚都会存放在阿秀的冷饮店里，我们可是这片沙

滩上的无敌三人组！

徐子深很快就把所有的遮阳伞都固定好，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等游客来光顾。我们的收费很合理，一天一把伞只收40块，不但提供遮阳的地方还为顾客免费看管他们的衣物。

不到正午，八把遮阳伞就全都顺利地租了出去。我和徐子深就像往常一样坐在离伞最近的棕榈树下开始消磨一整天的无聊时光。

蓝天白云，海浪沙滩。自由的飞鸟，欢愉的人群。

每年夏天都是同样的风景，岁月从未在小岛上留下它的足迹。

风将头发吹进眼睑里，揉了揉，耀阳的太阳始终停在老地方，不曾有一点偏移。今天的时间似乎比以往拉长了很多。

“喂，你家的新房客这次要住多久啊？”

“我干吗要向你汇报！”

斗嘴才是我和徐子深之间正常的交流方式。

“我只是讨厌那些城里来的小子，每次他们走的时候，岛上都会出现一群吵着要自杀或和人私奔的傻货。”

外来人留给小岛的后遗症可不止徐子深说的这些。到处乱丢的垃圾，被折断的梔子花灌木丛，巷子里像膏药一样的古怪涂鸦……这些也都是城里人的杰作。虽然我也和徐子深一样对那些城里人的印象不太好，但我知道向天晴不会做这样的事。

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就是感觉他不会。

“反正我不是傻货。”不咸不淡地接话道。

我明白徐子深话里的意思。去年萍婶家二丫头在夏天结束的时候还演出了一场跳海自杀的闹剧。大家都传说二丫头怀上了某个城里人的孩子，而那个人在假期结束后就一声不吭地离开了小岛。二丫头被抛弃了。

尽管我不相信那些蜚短流长的谣言，但二丫头在那个夏天之后就